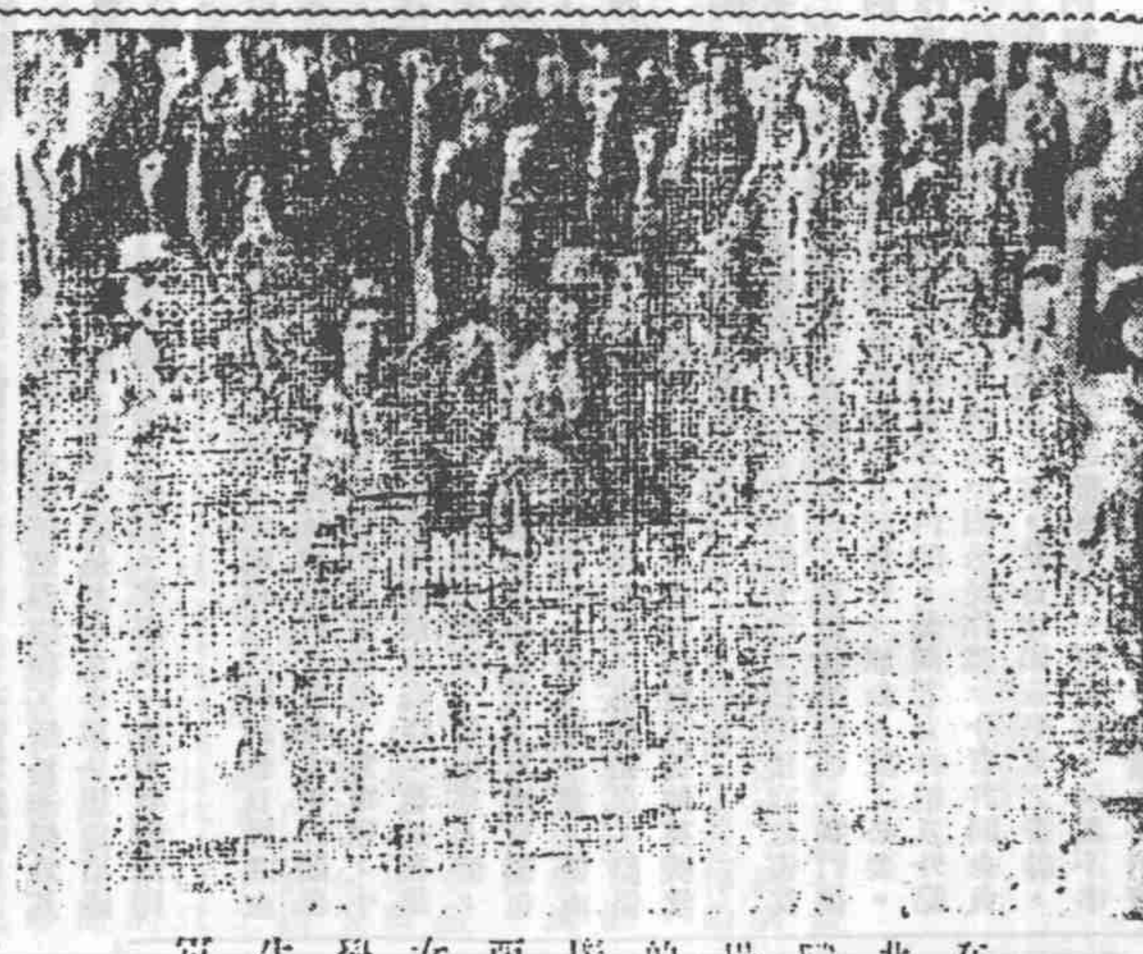
婦女文化

戰時特刊

第二期

民國二十七年元月一日出版

婦女文化戰時特刊第二期目錄



在北戰場的廣西女學生軍

婦女文化戰時特刊「半月刊」

徵文簡則

（一）本刊以[illegible]全民[illegible]抗戰之正確理論與方法，研究[illegible]問題，[illegible]時婦女工作之檢討，分析國際局勢，及指導民族意識為目標。
（二）內容分專評，論文，各地婦女抗戰[illegible]，[illegible]女生活，文藝，轉載隨感雜錄[illegible]，[illegible]。
（三）[illegible]以五百至三千為度，最長者[illegible]五千字。
（四）[illegible]文為原則。
（五）[illegible]女抗戰論文抗戰工作實[illegible]等文，尤所歡迎。
（六）[illegible]發表後酌給稿費，
（七）[illegible]正來稿之權。
（八）[illegible]名及通信處。
（九）[illegible]口泰寧里十六號轉婦女文化社

啓

主編 呂[illegible]道
編輯委員 蘇雪林 黃[illegible] 非 靜
發行人 婦女文化社
通訊處 漢口泰寧里十六號 電話二四七九六號
定價 另售每册五分

時評

逃難與赴難

·婕曼·

神聖的抗戰開展後，戰區逐漸擴大，「逃難」的聲浪，也到處可以聽到了。但我們仔細的考量，這「難」是可以「逃」脫的嗎？

現在所謂逃難，不外兩種方式：一是遠走高飛，二是暫避難民區。此次倭奴的侵略中國，是想滅亡整個民族，早有計劃。我們能逃的地方，敵人也一定能追趕得到，所以專張「逃」，是不中用的，明爲暫圖苟安則可，謂爲可免於「難」則不可，況且整個民族，根本就無法「逃。」至於逃入難民區，最近據外人的消息，上海難民受敵人摧殘蹂躪，死亡達四萬人以上；南京日本軍人入難民區，將中國壯丁悉數槍決，現在還是屍骸遍野，血滿溝壑呢！覆巢之下無完卵，「逃難」是逃不脫的，我們唯一的出路，只有「赴難」。我們以後的工作也只有以下兩種：

第一，婦孺老弱，不能參加抗戰工作的，政府應早早設法疏散，以免做無謂的犧牲，這是全民族抗戰應有的準備。

第二，男女壯丁從速組織起來，能打的一齊扛起槍桿，武裝起來。不能打的，深入民間作宣傳或看護等工作。

總之有用的人們都就所能分配適宜的工作，沒有用的老弱，暫時必須疏開。如此有紀律的加緊工作，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我們的。

我們萬分遺憾

·莊靜·

庚子，義和團倡亂，殺德公使克林柏，和其餘外國教士數人，事變結果八國聯軍陷北京，迫走清帝后，而解決結果，是中國賠款四萬五千萬兩；再用七十萬元爲克林柏建紀念碑，於中央公園，追訂不平等條約，闢國內各租借地，享有領事裁判權，這是當時的經過，各國始勉強講和，致於李鴻章八國作揖，道歉，那還不過是其中之小事，現雖事過境遷，倘中國人還不健忘，想來是一定留有深刻印像。

中華民國廿六年，中國爲自衛而對暴日展開血的抗戰，八月廿六日英國政府代表駐華大使許閣森氏，在非戰區，遭日機低飛故意掃射，負重傷，十二月初，英軍艦女島號被日機故意轟炸，也是在非戰區，同月十二日，美軍艦巴納號，停南京上游，遭日機輪流轟炸沉沒，艦中逃難人員，又遭日艇包圍掃射，因此英美軍官，使館人員，德，意，僑商，記者，死傷數十人，舉世震驚，事變結果，關係國，是照例抗議，而日本是照例道歉，據傳英美當局，已認爲滿意。

本來友邦人士，在我領土內，屢遭倭寇危害友邦國家軍艦，在我領海內，迭被倭寇毀壞，我們被害者，除了深予深切之關懷外，原無多說之必要。

可是，我們所不明白的，是前者克林柏及外籍教士之被殺，不過是中國愚民作爲，今者許閣森負重傷，英美軍艦被炸沉，是日本國家皇軍之傑作，固然此種毫無理性野蠻事件，一再發生，同屬不幸，然疑一事件之嚴重性，實有等差，分歧，不料對近頃種種嚴重事件解決之結果，如此如此，我們不能不深佩各文明國家外交手段之聰明。我們更何必再問公理何在，正義有無？

如果以國土論，中國是大國，以軍力論，日本是強國，究竟文明國家是壓迫大國，援助小國，還是幫助強國，欺負弱國，因此我們對於倭寇炸沉巴納號一案，除了十分抱歉而外，我們更覺得萬分遺憾。

隨感

戰時武漢

·靜·

鼎立在長江中游的武漢三鎮歷史告訴我們不僅是全國重鎮，而且是地理上的險要，尤其是在戰時。

全面抗戰展開之後，英勇的將士，血戰五月，自戰略變更後退出南京，雖國都遷川，然武漢以水陸交通便利，總握南北東西之中心，無形的更顯現出武漢的重要性，因此各方面文物薈集，行行俱備，人口增加數倍，無疑的，武漢是已被內的煙霧籠罩着了，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透出一線的戰時狀態。

一，市面熱鬧，馬路往來行人，比較戰前的大上海，還顯得多，幾乎把被擠在社會角落裏的乞兒，都無法伸手討錢。

二，武漢過江碼頭，無日無時不在人頭攢動，在這裏是談不到新生活的秩序，許多的孩子，擠得哭

論文

文化的游擊工作

葉洲中

游擊戰是正規軍的補助戰，可以協助抗敵，這是盡人皆知的。但是到現在爲止，軍事上的游擊，在西戰場，北戰場以及東戰場，已經在大規模發展中；而文化工作則在當地陷落以後，即完成停止，文化工作者也相率後退，如果我們承認現階段的文化工作，應以抗敵爲目標，則此種現象，不能不認爲與軍事工作脫節，是一種急待補救的缺陷。

平津太原京滬雖然相繼淪陷，而軍隊仍據守附近各地，節節抵抗，至少也向敵人索取相當的代價。自然，這是軍事上的預定計劃，也是軍人的光榮事蹟。可是文化界的情形怎樣呢？我國知識份子，向有集中都市之勢，抗戰以後，雖然下鄉宣傳的口號盛極一時，而此頭腦充血的病象並未減輕。平津失陷以後，文化界人士相率南下；京滬淪亡以後，則又相率西遷。這種情形，固然是因爲愛國熱誠蓬勃，所以不能或不願在敵人佔據區域以內立足；而戰事促進文化的傳播，也是歷史上常見的事實，東南文化的開發，與晉室東遷關係甚大，便是顯明的史例。可是就抗敵的效果言，則文化界人士集中武漢的現狀，其得失似尚有研討的餘地。

以文化傳播言，武漢人才濟濟，實無錦上添花之必要，即使像桂林貴陽等處亦然，至少應該到西南甘寧青海甚至西藏新疆各地去。這雖然也是一條正路，但就一部分人的生活習慣，工作旨趣，經濟狀況，以及交通的現狀觀察，又是一條不易走得通的路。

以抗敵功效言，敵人所佔據的不過是幾個大都市，即在被佔據的大都市中，也不見得每人都無法掩蔽，無法立足，無法工作。縱使都市不能立足，而都市的鄉村，以及都市附近的縣邑，也並未完全淪陷，同是作客（或者說是流亡），何必一定要從危險性較重的都市遷移到危險性較輕的都市？何況許多在都市生活者，本來亦有鄉里可歸，舍從武漢西上，難道不但難行，而且也不易居，是否失了之後，除了避難以外，可以發生其他有利於抗敵的意義？游擊是要在敵人佔領區域以內，或者在敵人的後方工作。現在有許多人責難政府只有軍事動員而無民衆動員，尤其是應該組織並訓練民衆從事游擊戰爭；如果我們認此說爲有理由，則應該同時承認文化動員是民衆動員的一部分，軍事上的游擊應該同時有文化上游擊來配搭，而後不至有時賢所謂「單純軍事抗日」之弊。這樣，我們文化界人士似乎須予檢討民衆運動之餘，不能不自檢討本身過去的錯誤——一味後退的錯誤。

這種錯誤的發生，當然不能說是有意的行動。

，老太婆擠得叫，摩登女郎，擠掉了皮包，假若你要講禮貌，守秩序，你一輩子不要希望過江。

三，物價高漲，靠南的需要，日常食用品，竟會高出一倍，這是聰明的商家投機的把戲，刮地皮的先生，既在此休息，是應該紛紛，但是在武漢的男，並不完全是刮地皮的男，還有戰區流亡的青年，無家可歸的難民，這類男，究竟是佔多數，致於一分銅幣，從漢來只看見一次，真充分表示了，武漢的闊氣。

四，茶樓，菜館，同時提高以上的理由，充實起來，無家吃飯的男，常常跑過上幾家，大小館子，晚上過了九點鐘還是客滿，八點後，紅燈初上，流亡的人，夢也夢不到的舞場，一對對的青年男女，擁抱着，踏登登的響，深夜從門縫裏偶爾傳出來曼妙的樂聲，給予街頭的流浪者，一種甜美而又痛苦的回憶。這也是別開生面刺激國民的方式之一種。

五，救國君子的頭，的確叫人羨慕，到處都有徒弟擁護，進了青年會的大門，就無立足之地，站了十五分鐘，依稀聽見講台上，有人宣讀，「政府叫我坐牢，現在我出來了有人說要我再出花頭，在這個時候假若我再有花頭出我姓李的還是人麼，」贏得回一陣驚人的掌聲，擁護君子不再鬧花頭，好好做人。

六，女游擊專家，風頭比較救國君子還來得高，除了招待記者外，幾乎每會必到，口若懸河，游擊隊終天都在她的嘴裏；片刻不離熱烈的表情，較九一八後每次抗戰時，所取的態度，簡直是天地之別，原因或許是現在游擊戰術公開了，因此

可是亡羊補牢，現時猶未爲晚。我們應該改換行動方向，向前方去，向敵人佔據的區域以內工作去，或者到敵人尚未佔領的縣邑鄉鎮協助軍事遊擊去。如果有本鄉可歸，工作自然更覺便利，除了無法回去或爲職務拘牽者以外。過去國民革命的成功，便是在敵人政權之下，努力秘密工作，締造了中華民國，建立了國民政府。

明末時，官吏殉職者雖少，而學官士子死難者比比皆是。這自然是因爲學官士子知識較高，民族意識較重，而又能輕死重義的原故。我們現在雖然不必自殺殉難，可是不能不努力工作，較有效的工作方法，是集中不如疏散，在後方不如到前方，在都市不如到鄉村，擬還遠地不如各回本鄉。並且希望藉文化工作者的火炬，煽燃着淪陷區域內抗敵的怒焰！

我們應該有新的倫理法則

·林凡野·

對日抗戰的烈焰，已燃燒起每個中華男女殺敵的熱誠。這是我們的大時代：我們將由此決定滅亡或者更生的命運。在此重要關頭，我們每個人應有的唯一的信念，應該是犧牲——犧牲所有的一切以貢獻於整個國家之前。當然，在犧牲一切以貢獻國家的原則之下，個人的才力財富以至於生命，都應毫無疑問地提供給國家。在這裏，我們應首先注意一個基本的屬于哲學的倫理問題並給予新的估定，才能堅強地確立民族的意識藉以爭取抗戰的勝利。

我們現有的倫理觀念及其法則，大家都已知道，是封建制度下的一種產物。基於社會生產方法的制限，迄於今日，支配着每個男女的理知和行動的，仍是千百年前遺留下來的一些具文。其內容約爲：（一）對於統治者必須是「忠君」；（二）對於家庭必須是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唱，婦隨；（三）對於社會必須是敬長，慈幼，憐孤，恤寡等等。又以當時生產方法係獨力工作，自給自足，一切均以個人爲本位，故產生有所謂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之邏輯。這些倫理的法則，如上所述，自然有它的產生的背景和存在的理由，不是隨便可以承認或否定的。問題是：第一，這些倫理的觀念，是否適合現代的需要；第二，我們現在應否有新的倫理法則的產生。筆者的意見，倫理誠然是哲學的一部分，但確是吾人日常精神生活的重要因素。尤其現在對日抗戰的時候，自每個人的動作以至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的設施：均要求一種新的倫理法則，以彌補舊有遺憾。舉個例子說明：現在對日作戰，每個男女應該爲整個民族的利益而直接間接效忠國家。這僅是一種原則，至於如何效忠，則屬於實行方法的研究了。因此，我們不僅要求新倫理法則的樹立，而且要求新倫理內容的實施。又如現在對日作戰，凡幫助敵人或使敵人因而取得便利的便是漢奸。所謂漢奸，其人格之卑賤至何程度，國家所給予的懲治又將如何嚴厲，及其人一做了漢奸之後，將怎樣爲社會所不齒，怎樣的給萬世無窮之羞等等，務使成爲每個人的常

女軍家已有用武之地。

七，女兵到了武漢，武漢應當是何等的榮幸，聽說女兵還會文幹，因此戰地歸來的雄將，因爲飛舞到處受人們吹捧，現在久經戰場的女將已到。女兵自知勢力不敵，悄然入川，另找出路。

八，武漢可是天堂，是象牙的皇宮，住在武漢的人，誰會想到武漢圈外正在那裏展開了悲慘的血劇，因爲大家沒有看見塞外的白骨，忘記了湘江的血潮，武漢充分的平凡，歌舞昇平的日子，的確够人留戀，樂不思蜀，更不思湖，那麼武漢唯一的代表是流落街頭的幾群傷兵，一跛一拐的，點綴了戰時的武漢。

買臉盆

·廷秋·

天上的雲，搖搖欲墜，半空的風，嘶嘶的鬼叫，時而鼓起一陣黃沙，打着旋子向人臉上撲，這，充分顯露出黃河以北陸塞的氣候。

S站，處在這樣的氣候中，本來就[illegible]得可觀，再加之近半月來，戰事發動，S站在不前不後的陣線上，——不，近半月來，S站雖不是最前線，確也可算前線了，——搭車的旅客，已經失去安靜的態度。大兵們，無論往前開的，換防的，或是開到後方去整理的，全得在這裏小作勾留。他們的軍號，他們的戰馬，夾着倒車拉車短疾的笛聲，將S站的空氣，演化得格外凄愴。一丈來寬的大街上，原本祇是手推車和風塵僕僕鄉下老客兒的天下，現在可全讓灰色軍裝的同志們緊滿，大商號，再不掛過出牠那黯氣使人的煤爐來，反之那些賣花生和瓜子的

識，每個家庭的教材和每個社會道德的標準。因此，我們不僅要倫理法則的去舊立新，而且必須使之固定化而成爲私德和公德上的金科玉律。我們認爲必須如此規定，才能適合目前的需要，以訓導現在和教育未來的男女國民，使之嚴格地保持個人的操守，然後民族意識方能加強，而民氣永不至於萎靡消沉了。

在學理的研究上，我們不能否認倫理觀念佔有人生哲學的重要部分。我們現在正是絕對迫切需要提高民族意識的時候，應該先把握對提高民族意識的方法。筆者認爲樹立新時代的人生哲學系統爲直接提高民族意識的科學方法，而確定新時代的倫理法則尤爲樹立新人生哲學系統所必需的手段。只要對於新的倫理法則有了具體的確定，將會直接地間接地改變了人生哲學的內容。我們現在是需要改造人生哲學的時候了。我們需要每個男女國民在整個國家民族之前，貢獻所有的一切甚至犧牲所有的一切。每個男女國民應以自己及其民族之生存，必須於國家民族之獨立自由的發展下，方有意義可言；反之，如國家民族淪於絕續存亡的關頭，則每個男女國民必須以必死的決心，努力與犧牲以取得救亡圖存的保證。現在應就上文所提的兩點予以相當的說明如次：

一，舊式的倫理觀念是否適合現代的需要？——關於這一點，因爲許多地方生產方法已經發生變化，故舊式的倫理觀念亦隨而喪失了本來的面目。但社會的倫理觀念緊跟於經濟組織而定性，却不是絕對地受了經濟組織的拘束。四千年來的歷史記錄，說明當我們受了異族侵凌甚至遭受滅亡的時候，豈有不受異族利用以及終身不與異族兩立的忠烈節義的人，堅決抗爭到底，卽身死以後，其所持的見解，仍然磅礴於社會，深入於人心，而成爲後來的人恢復國家的基本理論。然而他們本身原不知道有民族國家的觀念。他們僅以盡忠於「皇上」「君主」爲倫理的極則，而終於發生偉大的效果來。現在的情形，已絕對和從前不同。我們應該以「國家」「民族」頂上「皇上」「君主」的空間，並使之發生同樣的神聖與莊嚴。每個男女國民應以「盡忠」的依據來盡忠於國家民族。故就事實上論，舊式的倫理觀念是不適合於現代需要的，必須嚴格地加以修正，並充實其內容，方能適應事實的需求。

二，我們現在應有新的倫理法則——我們現在是處在風雨飄零的環境，不是由此悲哀陷入於不可救藥的泥淖裏，便可由此殺開一條更生的道路。在此非常時的大時代裏，我們不僅改變舊有的各種社會現象，而且應加緊準備創造新的社會關係。確立新倫理法則，便是準備創造新社會關係的開端。例如「父慈」「子孝」爲舊倫理的一種關係，但當父親是漢奸，或者兒子是通敵的罪犯時，則「孝」與「慈」都無從談起。又如夫是漢奸或者妻是通敵的罪犯時，則唱隨的信條，亦將實無從維持了。於此，我們不應以改造舊倫理爲滿足，並應設法確定新的倫理法則。使之刷新一切，超越一切，以樹立新時代人生哲學的基礎。

時間匆促，約略建議如上。頗望能由此引起愛國同胞之探討。至於詳細的意見，容另文討論。

十二月二十二日漢口

，賣牛肉燉酒的，賣燒餅的，賣豌豆米的，賣紅薯的，賣手帕乾電池的等等，却擺着格外地活潑，他們的鋪面，祇是一架小攤，或是兩個筐子。他們排列在車站外面那條上道兩旁，他們那些燈火，從亮不亮，活像雲關台上的神燈，這倒是另一個世界呀！

晚飯剛吃完，想起打水出來，沒有帶臉盆，先換看看錶，時間還早，——可不是嗎？在漢口，這才華燈初上呢——於是跑到街上來，想買個起碼貨的臉盆，明天早晨好洗臉。

怎麼着，還沒到八點鐘，各家商號鋪子已經上了板子了？

「到底是小地方」我心裏想。

風刮得很緊，，街上除了大兵，還是大兵，他們有的閒蹓躂着，有的也是要買東西，因爲我聽到他們嘴邊上，總掛着「他媽的，還早，就關門！」這樣抱怨的辭句。

……………………

第二天中飯後。

「X師爺！」我正要出門，小李知道我又是買臉盆，忙從廚房裏探出頭來對我說 他手裏還拿着未洗的大碗和抹布，「你要上街買東西，先得給他錢看，街上這幾天正鬧河北票兒呢！」

「河北票？」

「就是河北省銀行的鈔票，當兵的全拿着這票子買東西，不好使：」

「河北票！……不好使！」我心裏在來回盤算。

到得街上、觸目仍然是大兵。他們有的行所無

民族抗戰與婦女

賈俠

自從政府遷移四川，神聖的民族抗戰已深入至第二階段。過去四個月抗戰中所給予中華民族的血的教訓，使我們對於戰爭前途依然抱着勝利的信心。我們不悲觀，不失望，我們決不因爲廣大土地的失喪，與千千萬萬人民的死亡流離，而對於抗戰發生懷疑或動搖。自然，我們承認四個月悲壯的抗戰過程中，暴露了許多缺點和弱點；但這些缺點和弱點，並非不能補救的致命傷。我們也承認要補救這些缺點和弱點，將是一個非常艱苦的工作；但民族革命本身便是一個萬分艱難的工作，決無一蹴而就的僥倖可能，我們要和這些缺點和弱點奮鬥，我們要排拒一切障礙[illegible]抗戰的力更加充實更加健全。從民衆動員以至傷兵救護難民安插等問題，過去顯然做得非常不够，正因爲過去對這些工作做得不够，所以使我們在抗戰過程中感受無限的痛苦和重大損失，自然到了今天不容這些損失延長下去，是成了客觀的嚴重要求。我們對於抗戰前途是樂觀的，凡有最後勝利的最高信心的；因爲我們相信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中，除了極少數的漢奸奴才外，沒有一個人願意做亡國奴，做敵人的順民的。這是一種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大炮所無從征服的力量，這是保障抗戰勝利最牢固的基礎。

動員一切力量爲保衛祖國而戰爭。不讓任何一分力量遺留在戰爭的範圍之外。這是目前再迫切沒有的中心任務。無論在前方後方，或已經失去的土地上，到處蘊藏着無限抗戰的力量。只要我們能發動這些民族的力量，敵人即無法順利的進行戰爭，而且在敵人所佔領的土地內，也無法順利的結束戰爭而沒法建立鞏固或傀儡的政權。在長期持久的抗爭中，敵人會有精疲力盡的一天，那時我們可以一舉而擊潰敵人的主力，完成中華民族的獨立與解放。

婦女佔全中國人口的半數，也就是佔中國人力的一半。過去是一直被鎖閉在家庭裏，被視作單純丈夫的妻子，看管兒子的母親，而消耗了一生的時間和精力。但今天的民族的存亡已到了最後的交叉點上，我們還能夠坐守在家庭不出來參加民族革命的鬥爭嗎？自然，我們不否認在我們中國有少數女同胞是貢獻了自己的精神和氣力於這神聖的抗戰的，從戰地服務的組織，以至於救護及慰勞傷兵勸募救國公債的努力，徵募將士棉衣藥等運動，都有女同胞的積極參加。但是，這是限於極少數極少數的婦女們。最最多數的女同胞，依舊像過去一樣，靜坐在家庭裏。這是一個多麼嚴重的國力的損失，這個損失還能任其自然繼續下去嗎？

而且，我們要解放自己，首先也只有參加整個民族的解放。中華民族若滅亡了，中華民族的婦女也便成了亡國奴；根本無從再談獨立和自由。反之。在民族存亡危急的時候，我們若悄悄的躲在家庭裏面，那將來民族取得了獨立和自由的時候，我們若再出來要求政權的參加，豈不是一種最大的恥辱嗎？我們只有在這個時候表現中國婦女的英勇偉大的力量，我們只有在這個時候，參加抗敵救亡工作，我們才能在政治上經濟上取得和男人一樣的平等地位。

中國的女同胞們時機已經萬分迫切了，民族的危機已不允許再苟安下去。爲了國家，也就是爲了我們自己，我們應該在這個緊急關頭總動員起來，在偉大神聖的民族抗戰過程顯出我們的力量。

事，滿不像要上前線去或剛從前線歸來的樣子。有的可支着拐棍，或是紗布裹着頭或手臂，這正是從鐵與血中歸來的健兒。這些人，身體上雖然留着戰地的創痕，可是臉上卻沒有悲鬱的神氣，反之，他們，左顧右盼，看着街上各種各色的事物，滿眼充滿着希奇的光芒，我曉得，他們的生命早就差一點沒葬送在戰壕邊了，現在幸得生還，對於宇宙間一切，自然極感興趣了。

可是奇怪，大街上的大買賣商號怎麼全沒開門呢？有幾家開的，也祇開了有一扇兩扇門板，店堂裏幽黑的，好像他們那裏鬧出了什麼變故似的，更奇怪的是這些店家，你假若進去買東西，他們多半是說「貨缺了，你老！呵！呵！」

兩三家開着門的商號全已看過，全沒有買成功臉盆。再往前走，大街快到盡頭，不成，還得往回裏轉。我於是用檢[illegible]的眼神來再找尋開着門的洋廣商店。那裏有，仍然是那兩三家。這真叫我陷[illegible]中途了。

正當我在街頭徘徊的時候，忽然旁邊一個小販對我說：「你老要買東西？……打門；裏邊有人。「他一邊說着話，一邊指着一個大洋貨舖說。

這到真有趣，做買賣的，不開門，伙計們可在裏邊坐着，招攬做買賣的方式多有趣呀！

「試試看！」我想，果然小販之言不我欺，那店老板應聲而開了。開雖開，但祇開了十生的寬。一個蒼白而帶酒刺的臉從門縫裏往外看，他看見我穿着軍服，誤爲我是軍人，又想關門，我看神氣不對，趕忙說，「老鄉，開門哪！我要買東西，我不

婦女應該受軍訓

周德佑

一

婦女應該受軍事訓練。

在全面抗戰中，全民族的每一個力量，無論大小，都應該動員起來；並且要有統系，要有紀律，纔能夠各各的充分的發揮它的功用。否則，就會浪費許多力量的。

正如在全線的士兵，不應浪費一粒子彈一樣；在後方的民衆也不應該浪費一個力量，這種浪費，直接間接的都有害於整個的戰爭。

在目前，我們後方的民衆，並未浪費力量，却是沒有發動的力量，（其實不發動力量即等於浪費力量。）所以我們若想獲得最後的勝利，必需即刻發動整個的力量，同時，要節約這個新力量使它不要走上浪費的一條路。

婦女的力量，是整個民族的百分之五十的力量，這百分之五十的力量，於今還潛藏着，被睡着，被忽略着，被忽視着，這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同時也是一個巨大的浪費。

我們要發動這個力量，而不使它浪費，最好的方法是婦女軍訓。

二

婦女軍訓，就是把婦女武裝起來，組織起來，使它軍事化，戰時化。換言之，就是動員婦女以應付全面的戰爭。……

最適合於戰時條件的組織就是軍事的組織。武裝婦女固然有時也要拿槍桿打敵人，可是主要的意義，還是在統率，紀律，和命令化的服務。婦女依婦生理的條件以及社會的習慣看來，也能收效的工作，當是慰勞，看護，同時也能維持治安，以及募捐，宣傳，及各種特務工作。所以婦女軍訓也應該多注意那些特長的機能的發揮，尤其是後舉四例，應該完全代替男子的工作。

婦女軍訓應該同學生軍訓，社會軍訓，壯丁訓練在同時間，同地點實施起來。尤其是在農村裏，男子多被「抽丁」，婦女們便應該自己起來，保衞自己，防預土匪地痞的侵擾了。這是非常急切的需要！

三

在西班牙戰線上，婦女曾經建下了不可磨滅的戰績，過去在中國，東北以及其他隊伍，都曾經有過婦女的壯烈的功勳。這充分地保障了婦女軍訓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同時，中國的婦女們也應該加強她們的自信和責任心了。

婦女們，應該聯合起來要求政府實施其他的婦女軍訓的計劃。

同時，當這個要求還未得到許可以前，先覺的婦女們，應當以私人團體的名義，聘請教官，施行少數人的訓練。這種自動的訓練，一方面可以提起社會的注意，另一方面，還可以作以後整個婦女軍訓的下級官長。這個自動的訓練，女學生更應該首先發動，她們暫時可以聘請受過軍訓的男同學，教授各種基本的動作。我相信，受過軍訓的男生，是誰都可以擔當的。

希望各位女同胞都來公開討論這一個問題！

是拿火、鉢！我的話將斷盡，店家便會不招門。

「你老買什麼？」，店家從門口問了一聲，他問。

「我要買臉盆。」

「賣缺了，你老！祇有頂小的，那你老不能用」「小的也不管，拿來看看。」

蒼白臉兒去拿臉盆，可是立時有一個穿黑灰色的中年伙計過來守着門，好像怕我闖進店堂似的。

不到一分鐘，蒼白臉兒來了，帶着一個臉盆，好可憐，這不是小學生用的小臉盆嗎？還滿帶着土。

「多少錢？」我問。

「八毛錢，你老。」

「這可不對啦。」我心裏想，平常兩三角錢買的爲什麼要八毛錢呢？

「這年頭貨物沒有得來的，這還是存貨，別家還買不到呢！」他好像在和我辦外交。

「少算點吧！……有錢找沒有？」

「不能少，你老！零錢也沒有找的。」

這算什麼買賣呢？我真是憤慨了。這店家簡直沒拿我當顧主看，

「算了吧！你老拿錢來，」蒼白臉兒說，「我去看看櫃上有多少零錢，隨便找……」

「隨便你貧？」我真氣了。「去你的，我不買啦。」

「那隨你便！」說完了那兩扇黑漆門立時又關起來了。我看看那黑店門，我又看看滿街的兵。

失望，憤慨，我結果沒有買到臉盆。

婦女工作

戰時的婦女

卓民

現在對日全面的戰爭展在目前，不但平面的攻擊，而是立體的戰鬥，自從八月十三日，敵軍向我開炮，覺悟的國人，還不覺得如何？以至四處有敵機轟炸，大家才有點覺醒，可憐有錢的人，只知道往後走，找安全的地帶，來苟延殘喘，無錢的平民，多做了無謂的犧牲。

孟子曰：「生於憂，死於安樂」，這話一點也不錯，我們中國人，仗着地大物博，不求進步，這是外侮欺凌的最大原因，現在到了國家與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大關鍵，我們生在這樣時代的人，正是胥應臥薪，大眾興起，合力禦侮的時候了——我們不論男女，都應該振作起來，立定腳跟，抱着不怕死的決心，自求解救的方法，衝破環境，打倒敵人，才是正理。

男子自然應該，拾槍械守邊疆，女子也是應該具這樣的心情與魄力，前方的固然是需要壯志，後方的亦須保全，不論在前方與後方的男女，都應該分工合作的同赴國難，合力禦侮。

戰時婦女應具備條件如下：

一，鍛鍊強健的身體。

二，學習各種的技術。

三，以修飾的時間，移作宣傳國家與民族的觀念，灌注於無知識者，互相授受的時間。

四，救人或學習防護與救護的常識。

五，促進中國的文化。

六，教育失學的兒童與成人。

如果粗備以上六個條件，在後方遇敵機來轟炸時自然是可以自救救人，如遇前方需要，不但是受過軍訓的可以持槍械去打敵人，會開汽車，亦可作輸送工作，尤其是人民訓練，已有一年多的歷史，警察，憲兵，調往前方，人民壯丁，調往前方之後，後方的治安由女子負責，亦未嘗不可？

在此大戰之年，家庭的瑣事，小本的營業，在社會的各項事業，女子不致到前線，自然在後方可以代替男子，如有體健，有智謀的女子，要到前方亦未嘗不可，現在我們的國家到危了急的時候，希望有知識的女子奮起，來指導無知識的女子，聯在陣線吧！

二十六年，十一，八。

兩湖婦女工作概況

·黃山農·

湖南：「自從全面抗戰開始以來，已四月有餘了。前方將士在前仆後繼浴血抵抗戰，後方同胞在各地組織後援工作，尤其中各地婦女也相繼做着戰時婦女運動的工作，湖南省的婦女組織了婦女慰勞分會整日的在那裏努力着宣傳，慰勞受傷將士，徵求戰時物品，製作寒衣，縫紉等工作，情緒非常熱烈。尤其是施劍翹女士，最努力負責勞作部作工作。爲前方將士縫製寒衣，謝冰瑩女士已組織戰地服務團，經過短時期的訓練，第一隊已經出發到東戰場上××軍，爲前方將士擔任救護等工作，聽說在暫時退到後方整理，而劉慕棠女士又帶着第二隊女團員繼續到前線服務去了，她們一切都預備了和同前方將士同甘苦的在最前線服務着」。

湖北：「武漢婦女抗敵後援工作早已開始了，（一）漢口市婦女抗敵後援會所主辦護士訓練班，先後畢業三班，均分派各傷兵醫院服務，頗受歡迎。（二）漢口市組有婦女慰勞分會，分宣傳勞作慰問徵募等部現在又已擴大組織除原有漢口市婦女會負責人及各女校負責人外更參加了南京退來的婦女慰勞總會分會以及中央黨部婦女同志共同負責工作，異常緊張，全體委員會先後分別赴各傷兵醫院慰問受傷將士及難民，聞者感動，並已組織歌詠隊，將來分赴醫院慰勞，又與兵俱樂部正在積極籌備中，會組織宣傳徵募隊出發于漢口市分區挨戶宣傳徵募慰勞品，成績甚佳，並在積極徵求服務工作人員組織戰地服務團，已于本月二十六日開始訓練，團員有九十人須待計撤，一羣女英雄，大有躍躍欲試之概。（三）武昌方面由新生活運動促進婦女工作委員會，抗敵後援會戰時婦女工作團，兩團體負責進行各種後援工作，最近中央女同志，及婦女慰勞總會負責人抵鄂，又聯合以上兩團體組織成立湖北婦女慰勞分會，一切工作在積極籌備進中，並擬日內派人赴各縣組織分會以收宏效。（四）軍事委員會第六部武漢辦事處青年婦女組亦擬成立游擊戰地青年等，訓練班俟呈准計劃後即可施行云」。

首都陸軍醫院實習一週記

·葉曼蘋·

爲了適合非常時期的工作環境，中央將全體女同志都派歸中央防疫衛指揮，參加各種戰時工作，我們都曾經受過看護訓練的，又分班輪流派往傷兵醫院去實習一切，這是我在醫院中實習七天的日記，也都是些瑣碎記載，我想瑣碎的記載，比修飾的美麗的文章更値得珍貴些，所以絲不加一點修改的實錄給想知道一點傷兵生活的讀者。

星期一，十一月七日，一睜開眼，看看鐘快六點了！慌着起快跳下床來，七點鐘就要到總部集合；我眞怕趕不上班！又是這麼一個晴朗的好天氣，如果敵機不來搗亂就好了！懷着好奇而興奮的心情，健步如飛的跑到總部，還好她們還在等着我沒走，我們一共七個人，到了醫院就分在七個病房服務，該院一共有五百餘受傷將士，兩名俘虜，蔣同志是總隊當選的，他做我們的班長，就在第四病房（重傷病房）服務，我在第五病房，第五病房一共有三十六人，多數都是炸傷，我看見這些忠勇將士悲慘的面容，和巨大的傷口，鮮紅的血，斷腿折臂，愈慘萬狀，我想到在前方他們浴血衝鋒的情狀，和壯烈的犧牲，從心之深處生出無限的崇敬，無限的感想，我覺得後方的民衆，還太安逸，沒有做到我們理想中應該做的徹底後援的工作，但先，我還懷着非常誠懇而帶點憐憫心情去爲他們試脈搏，溫度，招挾茶水！不大敢和他們接近，我相信病人是最容易發脾氣的，何況這些受傷的戰士，都是些年富力強熱血沸騰的青年，現在受了傷，無可奈何的躺在病院的床上，精神和肉體上的痛苦，更易影響他們的性情！可是，出人意外的，雖然他們都是些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的士兵，一個個對我們的態度，都是誠懇而溫和！他們的壯士的心，都是這麼勇敢而堅決。

「女同志！休息一下吧。太累你了。」一個北方口音的小伙子睜着眼說。

「沒有什麼！你們爲國家受了光榮的傷，難道我們不應該好好的看護你們？候你們早早恢復康健，再去殺敵！」我答道。

「保國衛民，衝鋒殺敵是軍人的天職，也算不了什麼的，」一個已經鋸去腿的排長說。

「媽的日本鬼子，他強佔我們的土地，殘殺我們的同胞，強奸我們的婦女，我們不殺他，他也快要殺到我家裏來了！內戰的時候，我們也不免要死，現在鬼子來了！不去拚命，還算是一個人！」一個湖南老鄉由被內伸出頭來氣冲冲的說。

「是呵！我們的家被鬼子破壞了！我們的父母兄弟被鬼子殺死了，我們的妻妹被鬼子奸淫！！這個仇不報！我也不想做人了！……」一個東北傷兵說着哭起來了！

「眞不中用，沒出息的！哭什麼鬼！鬼子也欺負我們夠了！再過兩星期，我們好了！再上前線！殺他個落花流水！」湖南老鄉又動火氣了，一邊罵一邊說。

「眞的，什麼鬼子了不得，不過他們的軍火，大炮比我們利害！哼！肉搏的時候，看見我們的大刀就不要命的跑，被擒了就跪着求饒，最不要臉！」一個廣西的同志說：

悲憤，激昂的空氣，瀰漫了整個的病房，他們都忘記了肉體的痛苦，他們唯一的人生目的：就是與敵人誓不兩立！

嗚！嗚！警報響了！談話也自然停止。

「女同志！你避開一下吧，我們已經傷了！沒辦法，你不要守着我們作無謂的犧牲。」

「沒有關係！我們大家靜下來就得了！」我實在不願離開這些勇敢的戰士去逃命。

「不！你不必作無謂的犧牲，解除警報後再來吧！」他們一致誠懇催我走！我被感動得幾乎落下淚來，誰能說他們是無知識的，殘暴的呢？他們的熱血，還時時在準備着灑在敵人的頭上，他們還希望能支持他們的殘驅去和敵人拚命！對愛護他們的人們！他們也會報以同樣深切的愛護！

六點鐘了，去和他們道別，他們齊說道！「明早見呵！女同志！」我又興奮又感激的笑了出來！

（星期一完）

救國不分男女老少
守土莫論南北東西。
以弱禦強在愈挫愈奮。
轉敗爲勝須再接再厲

文藝

逃離人

·惠·

「你們這水餃什麼餡兒的？」

「大肉，白菜，你老。來二十？」

「怎麼賣的？」

「一角錢二十，你老！」

「好！來二十，」我於是走進那古物式的店堂，店堂裏僅有一張沒有漆過不帶抽屜的木桌，牠斜倚在牆上，好像有條把腿已經壞了。桌子兩旁，陳列着兩把圈椅，這圈椅，也許和方桌子差不多年紀了。

饅頭水餃來了，作陪的：是一碟兒醬豆豉似的醬。

我說不出那餡子是什麼「大肉」，但我相信絕除什麼豬肉，不會壞到那步田地，管牠呢！肚皮是個餓，有東西裝就成，這年頭，這地方，還講究什麼？

「要是叫她吃這東西，她也早就擱下筷子了。」我心裏想。

正想着，忽然從店堂外擁進四五個鄉下老百姓，他們的打扮是一式一樣，青布褂，青布褲，便鞋兒土布鞋，豬肝色的臉，還有，每人背上全揹着麻包行李捲。

「樓上請，老鄉！」那樓，就不過是房子盡頭靠牆搭了一層板，擱了一隻梯梯，能說牠是樓嗎？

「這邊，這邊上，」小伙計指引着桌子旁邊通上樓去的單梯。

老鄉們望着扶梯發楞，不，不全，還剩下兩個，一個蹲蹲在店門外邊，一個將行李放在店堂中間，自己坐在行李上。這些人，一眼便知道是從敵地逃說的難民。

「老鄉！請上樓歇歇哇！」

「……」坐在行李上的不作聲，

「怎麼？走不動麼？」小伙計說，「來！我替你拿行李。」

「發了兩……個月的瘧疾，離……還……有……惦弱哪？」

可不是，這老鄉又黃又瘦，顯然是久病的情況，看他上樓梯的神氣，真太艱險了，假使是位有家道的，誰還能讓他上樓梯？不說上樓梯，就是走平路，也得有三五個人扶持着，不是嗎？窮人，還說什麼？……

「喂！」忽然樓上有人從樓口探出頭來衝着店門外呼喚，對，那邊還蹲着一個人呢！「薛老五，你到是上來不上來呀？」

「我不上去！我沒有……！」外邊那人回答，聲音剛可以聽到。

「來吧，老鄉才一角五分錢，怎麼對付不出來？」

「……」

沒有回答，只有幾些兒微弱的喘息聲，備着——好像故意要引那些空着肚皮的人們。

「不上來就……」樓上頭袋縮回去了。

店外的逃難人，依舊蹲在店門外面，裝風擺着他打轉。我吃完水餃便走了，不曉得他到底進店沒有。

岳武穆抗戰記

·李文治·

有宋一代，自開國以至末葉，無年不在和金國使得我們的民族戰爭着。至高宗渡河之役，同契丹訂了城下之盟，大大被消了宋朝的威嚴，野蠻民族盤據，宋人袖手旁觀，一聞金兵至，或降或逃，異族乘機侵入，強佔土地，奸淫擄掠。在朝內則政治腐敗，官吏貪污。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無一定之方針，時而主戰，時而主和。鬧得社會紊亂，人民不能安居樂業，從而淪為盜賊，全國各處，便無一片乾淨土地。在這樣環境之下，產生了一個偉大的民族英雄——岳武穆。

武穆名飛字鵬舉，河南湯陰縣人，武穆二字是死後的諡號。他降生的時候，忽然飛來一個大的鵰鳥，繞着房頂鳴喚，據說這是他名字的來源。他生下不到一個月的功夫，黃河氾濫，水勢澎湃而來，房屋淹沒，人畜溺死了好多，母親就抱他坐入甕中，隨波漂浮而下，好容易沖到水的一岸，才遇到救濟。他的祖先一向是以農為業的，他的父親就是一個勤儉的農夫，常以自己節儉所餘的財物周濟鄉人。母親更是個賢淑而明大義的人，見到□□童，曾把忠字來教訓兒子。因家境貧寒，以紡織所得，供給兒子讀書，岳飛也深感到母親的勤苦，不敢不更加奮勉，常常白天到野地上拾些枯枝和乾草，

曾到晚上生火讀書。他的性情，生而沈厚剛直，不喜歡多說話，天賦也相當的聰穎，有過目不忘之才。幼時最喜歡讀左氏春秋和孫吳兵法，不拘於章句，不磨於辭藻，一切都力求實用。他的體堅魄強，氣力絕大，十六七歲的時候，就能夠挽動三百斤重的大弓。幼時跟着同鄉周侗學武藝，有一天周侗招集了許多弓箭手，當衆表演他的技術，連中三矢，衆皆敬服，侗尤其指指自誇，岳飛道：「我也能連中三矢。」說畢引弓來射，三發三中，看的人都驚愕的發了呆，周侗也很佩服，盡把所能來教他，日夜練習，能左右射，但不久周侗就死去了。岳飛追念老師的恩德，每逢初一十五大小節令，便往老師的墳前致祭，致祭的物品不忍吃掉，把酒灑在地上，把肉埋在地中，然後用老師所贈的弓，連發三矢。後來父親見他這種不忘恩德的行爲，心中暗喜，以爲他將來一定不會辜負國家的，於是便說：「噫！現在異族侵凌，國家多難，作爲你們學爲民族發嗎？」岳飛應道：「若大人容我兒這樣做的話，什麼都不敢怕呢？何況捨生取義，」父親見兒子這樣以身許國的精神，非常欣喜，更加激勵一番。

却說外族的侵略，一天天的緊張，宋朝的江山，更一天天的危急起來。關上日窄，官吏腐敗，民怨不堪生。岳飛見到朝政的腐敗，早已熱血沸騰；當宣和四年——他十九歲的時候——宋廷在真定一帶招募壯士，禁勇兵民投軍，岳飛以爲報國的時機到了，便去向母親告別，母親說道：「兒呀！兒呀！忠孝不能兩全，在這國家多難之秋，爲這些之，金國欺我國宋民族，你要盡忠努力殺賊，對金敵報仇，精忠報國，不要以老娘爲念，就此去吧！」岳飛含淚與老娘分別，約同諸位同志前往應募去了。却說大盜陶俊賈進二人，聚衆數萬，東西窺擾，甚是猖獗，武將多畏縮不前，諸寇聲勢益大，飛自報奮勇，率百騎往剿，身先士卒，活捉二寇，從此之後，屢屢立功，宋廷以其智勇雙全，很爲重他。當康王開府即帝位的時候，他不過是個小小武官，見到一般文臣武將，都是萎靡不振，金屈苟安，不作恢復的計劃，他非常憤慨，乃上書高宗，請恢復中原，帝以爲小臣越職言事，奪了他的官職。飛滿腔熱血，無處發洩，乃收拾行裝，在月夜之下，往投河北張所去了。

飛到張所營，張所見其文武全才，自然歡迎，且嘉其勤所立功。一日張所問飛道：「你的英勇，頗是天下罕有全軍之冠了，未知能敵幾人？」飛答道：「單有勇是靠不住的，須先有謀略，才能決勝負於千里之外。」由是張所敬服起，知爲非常之士，以禮待之，以爲統制。飛又陳安國大計，說到「國家當以河朔爲根本，河北以爲屏，然後聯結要塞，時刻策應，念人使不能窺我河北。如此才能禦敵於外，國家才能安寧。」總之，他都爲民計畫安江左的苟且之局，日夜在心念着「還我河山」的恢復計劃。當時所統的軍隊了，升他爲武翼郎，命從大將王彥渡河，北上抗金。彥畏縮不敢前進，飛乃率自己的一枝兵馬向前迎擊，十分英勇，大敗金兵，將官紮寨重鎮，但以勢孤寡衆，軍隊遲行又遠，後方的接應不接，終至不濟事，乃率兵北進，兵士們忠勇的忠義，終於在太行山一帶，生擒金將拓拔耶烏，殺了擂鼓大王，從此威名

大哭。

建炎四年，金兵攻常州，大盜邪吉乘機在宜興一帶劫掠，該縣令久聞岳飛的威名，特去信邀請他，討平了邪吉，他的軍隊十分嚴肅，秋毫無犯，宜興人民感激他道：「父母生我們倒比較容易些，將軍的保全我們實在太難了。」民衆視之若父母，家家都畫了他的像，懸掛起來紀念他，村鎮裏邊也都建立了岳將軍的祠堂廟宇。朝廷此時見他屢次建立大的功績，厚加賞賚，升官封印，飛素以恢復失地匡扶國家爲己任，對升官發財的心念非常淡薄，分數大力辭不受。他個人的生活仍是夙興夜寐爲國爲民，毫無驕傲之色。他每痛恨異族的暴虐，二帝的被擄，和領土的喪失；在瀟瀟雨歇的時節，更打動他的愛國之念，乘興寫了一首悲壯的歌詞道：

（滿江紅後半節）

靖康的恥辱猶未報，
滿腔的熱血湧胸懷。
我要對天盟誓，
要消滅這敵的殘餘！
把他們趕過了陰山，
滿懷愁恨才能解消。
飢餐胡肉深壯志，
渴飲匈血起談笑，
再起來，整理這久經破碎的山河，
再歸來，建設我們強壯的國家，新的宋朝！

從這幾句話中，已把他澎湃的熱血和心志的雄壯十足的表露出來了。後來以戰功，升任太尉，威名震天下，當時有人問他什麼時候太平可以來到，飛說道：「什麼時候，文官不愛財，武將不怕死，

國家就太平了。」他深惡到文官貪贓枉法，不理政事；武將無犧牲的決心，臨陣退縮，是國家不能振作的主因。飛的爲人作事，能注意到微細的地方，他認爲不正當的事情，一些也不苟且。如吳玠敬服飛的爲人，想以美女贈他，並與交歡，飛卻直爽的謝絕他：「現在擄隣逆逼，國土淪失，主上憂勞；甚麼沈溺，不是我們貪安樂的時候。」說的吳玠面紅耳赤，敗興而去。皇帝以飛捍衛國家，恢復失地，從不顧身，屢立大功，甚是愛護，遣人給他建築居宅，以示獎賞，飛乃謝道：「金虜尚不曾消滅，時而南侵擄掠，正是武將効命疆場的時候，臣要家何用？請不要爲我興土木勞民傷財了。」在當時的軍隊，都是善於打仗的，獨飛所部，特別英勇；飛每身先士卒，戰必勝，攻必取；朝廷的賞賜，飛不取分文，全數爲浴血抗戰的兵士分配了。治軍則嚴而有恩，兵士視若父母，樂爲效命。

紹興八年，飛屢請興軍北伐，以謀恢復，只以秦檜從中阻撓，未能遂願。但金兵深知岳家軍的英勇，非常害怕，不敢南犯，乃遣使請和，願歸還宋朝河南的地方，以懈宋朝的軍心，飛爭持以爲不可，對高宗說道：「蠻夷不講信用，和好是絕對靠不住的，大臣們企圖苟安一時，這種議論是不當的，將來後悔也就來不及了，徒貽後世的譏笑。」當時秦檜的勢力很大，朝臣多隨聲附和，和議乃成。但金之請和，是震懾於岳家軍的英勇，怕飛聲討，故朝廷仍將和議之功歸飛，武將都進一級，以示慶祝，飛說道：「金虜之詐，可憂而不可賀，必須加緊兵備，以豫防萬一，不可論功行賞，致被敵人恥笑，臣萬一冒昧而受賞，將來敵人背棄盟約，反倒有傷朝廷的體面。」紹興十年，金人果然背約，大舉南侵，飛早有準備，遂命牛皋李寶等經略西京汝鄭潁陳曹光蔡諸郡，又命一支渡河，約合「忠義社」，攻取河東北州郡，更命諸將分道出戰，相機襲擊，兵勢甚銳，兀朮大懼，不敢出而應戰。飛令軍士辱罵，兀朮憤極，令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出戰，飛令子雲率騎兵直貫其陣，戰數十合，大敗金兵，敵號過好，二王被生擒，兀朮更選精兵一萬五千騎，凡三馬以韋索相連，號「拐子馬」，[illegible]專砍馬足，一馬仆地，他二馬[illegible]，不能行走，飛揮軍[illegible]，大破金兵，[illegible]府，飛對部下說道：「努力殺敵！[illegible]」正在計劃渡河進攻，秦檜[illegible]與金人勾結，力主和議，將河北一帶地方，許[illegible]金人，[illegible]江，恥辱的條約，宋皇帝受了，[illegible]和一般，[illegible]下詔班師，一日之間，發了十二道金牌，飛不得已，至此，可說是功敗垂成，[illegible]嘆道：「十年之功，廢於一旦！」人民擁道哭泣，請飛勿行，[illegible]天地，飛道：「皇帝的命令，只有服從。諸位同胞只要意志堅決，萬衆一心，以後消滅強寇的日子多着呢：」於是飛留五日待後，等待民衆遷徙完畢，然後忍痛班師南退。金人早已得到消息，喜出望外，大舉南侵，秦檜忌飛，從前收復的失地，又全失掉了。金

先是朝廷命飛與張俊同往楚州措置邊防，[illegible]人攻淮西，俊不敢前進，又忌飛爭功，以[illegible]之：飛，飛卻是勇往直前，[illegible]「岳將軍！」[illegible]檜說：[illegible]飛道：「我們當[illegible]心戮力，以圖恢復，不可爲退守之計。」紹興十一年金兵分兩路渡淮而南，並以大批軍馬攻陷舒蘄，飛自思說道：「這賊舉國來寇，巢穴必空，若率一枝軍馬長驅京洛，[illegible]，當可制其死命。」乃將此意上奏朝廷，願親率軍前往，果得朝廷的允許。「我們的[illegible]衆，成敗在此一舉了。」接得此詔，飛[illegible]忠」旗的[illegible]，行軍一天也不敢延誤。[illegible]兀朮[illegible]說道：[illegible]一方面[illegible]檜勾結，命令飛從後[illegible]，於是與[illegible]，[illegible]臨一時，而秦檜爲首相。飛獨主張決戰，致與秦檜相抵觸，檜早已恨之入骨。兀朮既逃遁，飛正計劃着直搗敵巢穴的時候，檜以受了金人的賣國，訂立了這種屈辱的條約，阻止復興的計劃，設法把抗戰[illegible]，使復興的目的未達，[illegible]，秦檜的中丞[illegible]，侍御史羅汝楫，[illegible]誣控，[illegible]不容，[illegible]的心腹，[illegible]，使設法[illegible]飛[illegible]萬壽觀使。一個民族的救星，就這樣結束了他的一生。據說他臨刑以前，還寫了「還我河山」四個大字，作爲死後的遺囑。

編後小記

·道·

本刊在京時，因每日空襲警報二三次之多，於排印方面，受了很大的影響：又因印務所遷移漢口，故應在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戰時特刊第一期，延遲至十二月一日始能與讀者見面於武漢。當付印時，以[illegible]擴大，於發行亦感困難，因此決減印數量。不料在武漢出版後，頗蒙各界讀者愛護，竟至供不應求，是我們萬分感謝與抱歉的。

本刊移漢後，因環境之需求，爲集婦女文化界人士意見，研究本刊改進方法，決定與黃綺文先生所主辦之戰時婦女兩刊合併，改爲半月刊。本刊過去以「婦女」文化應由婦女界純的自己來發揮，故文稿[illegible]本刊同仁。現爲集中力量，擴大範圍，充實內容起見，歡迎各界讀者投稿。

本期中林凡先生之「我們應該有新的倫理法則」與[illegible]先生「文化的遊擊工作」二文，意義深刻，爲一般人所不注意的抗戰中的重要問題。莊[illegible]先生之「戰時武漢」一文，把現在的武漢，各[illegible]的人，形形色色都寫了出來，想讀者看了必[illegible]。

本刊原主編人徐閩瑛先生，因公在衡山，本期由筆者主編，爲要使本刊時時進步起見，以後主編當由各[illegible]輪流負責，以期每期內容能夠有新的不同的氣象顯現。

（道）